

蛟索缚龙（上）

上百万人口的开封府城，乱轰轰地实在令人受不了，又脏又乱的街道，满城烟尘弥漫，到处都是垃圾，牛马粪臭、羊膻、汗臭、粪尿臭——

即使是王府大街一也同样脏乱不堪，这就是中原第一名城。

两年前，周王殿下曾经一怒之下，要求知府大人封城，禁止外地的人迁入，甚至勒令最近三年在府城侨籍的人，立即遣返原居地，以减少人口的压力。

可是，行不通，天灾人祸频传。

仅从附近府州逃荒而来的灾民，已超过甘万，城外来本的禁建区，已形成拥挤杂乱的市街、假使封城迁侨，不闹民变才是怪事。

四乡群盗出没，治安更差。

勇悍的人，成了各种行业人士争取的对象。

尤其是商旅，极需大量的保镖打手人才，以保障旅途的安全，武功高强的人最为吃香。

称雄道霸的豪强扩展地盘，城狐社鼠聚众结夥。

开封本来没有两家镖局，最近五、六年来，具有实力的镖局已增至六家之多。没亮旗号的小型流水镖局，更是无法计算，保暗镖的单帮客也生意兴隆。

真正信誉卓著的镖局有四家：中州、四海、威远、振武。

这四家镖局的人才济济，镖师都是名号响亮的高手，但每年仍得在阴沟里翻船。赔上几笔有份量的镖。

所以所赚的刀口钱，反而没有那些小镖局赚得多。

总之，乱象已显，挺而走险的人多，讨刀口食生意兴隆，但凶险也相对倍增。

中州与四海两家镖局，已经不再保大宗的红货，因为红货(暗镖)的风险太大，镖一丢就成了赔的定局。

他们宁可少赚些，派出大批人手保不怎么值钱的货物，保人的镖概不考虑。

出动的人手多，利润反而减少，这年头，任何一种行业的生意都不怎么做。

中州镖局正为了有经验的人愈来愈少而发愁，偏偏在镖局当了四年掌鞭，跑遍东西南北的老手姜步虚姜大掌鞭，突然辞职返乡，闹了个愁上加愁。

掌鞭不是镖师，只负责管车，假使途中碰上劫镖的强梁，掌鞭、车夫、骡夫、肩夫、按规矩不能参加打斗，劫镖人也按规矩不能伤害这种人。

但这些人如果逞强硬出头，那就一视同仁，三刀六眼一起算了。

姜步虚十九岁就替中州镖局赶车，高大魁梧孔武有力，赶车的技术呱呱叫，经验丰富机警绝伦，他那根丈八赶车的长杆鞭，具有外门兵刃虬龙棒的威力。

因此在漫长的赶车生涯，十余次大规模的劫镖事故中，没有任何一个毛贼或高手，能接近他的车，更不用想劫他的货了。

在开封城里，江湖行业的人提起中州镖局的姜大掌鞭，多少有些印象，

但谁也没有把他当成人物。

赶车的人物，那配称人物？

傍晚时分，器宇轩昂的姜步虚，提了一只大包裹，那是他的全部家当，混了四年，全部家当也只有这么多，混，当然不可能发财。

他出现在大相国寺，他在这里租了一间房，辞了工，顺便把家当带回来。

大相国寺目下叫崇法寺，但本城的人仍然称旧名，大相国寺比崇法寺响亮得多。

大相国寺位于大南门内。

其实，假使把汴故宫与周王府隔开，那么，将大相国寺作为府城的中心点，不算离谱，所以也是府城的精华区，也是最脏乱的中心。

每月开放五次，开放时香火鼎盛，万头钻动，成为全城最热闹的地方，附近的街巷店铺生意兴隆；

今天不是开放日，但街巷中仍然市况不差，逛街的人摩肩接踵。

天气这么炎热，走在大街上实在令人快活不起来，一股薰臭味与热气，把人的火气逼得更旺。

杂乱人多，是非也多。

这附近一带，本来就是牛鬼蛇神的猎食场。

他左手提了包裹，踏入寺右的大街，再往西，便是府衙所在地。

行人众多，谁也不理会旁人的事。

刚接近他租屋的小街口，对面站在屋檐下的两名青衣大汉，突然举步接近，粗鲁地拨开挡路的几个行人，急跨两步便到了他面前，态度不友好。

他十分机警，警觉地横移两步，扭头回望。

他心中一宽，两大汉不是找他的。

身后，是两个穿青衫，文诌诌像学舍生员的年轻英俊少年郎。

眉目如画没有多少头巾味，手中各有一把出自江南的绢花招扇，明亮锐利的明眸，似笑非笑地目迎气势汹汹逼近的两名大汉，挑衅的意味相当明显，一点也不像是胆小怕事的读书人。

他一眼便看出两书生的破绽，心中暗笑。

两大汉凶睛一翻，劈面挡住两书生的去路。

最右首大汉的大牛眼狠瞪了他一眼，像是看到了讨厌的苍蝇，不耐地伸手将他拨开，手上的力道相当强劲，硬将他拨得暴闪八尺，几乎撞上了街旁的一株槐树干。

“你们这两个小狗还在啊？”另一名大汉向两书生狠狠地说：“还以为你们逃进城躲起来了呢！”

“可恶，你！”为首年纪较长的书生星目生光，唰地一声合拢徐徐扇动的摺扇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说的话一点也不斯文，却有地方恶少的气概。

“找你的。”大汉狞笑。

“找本公子有何贵干？”书生这句话总算带了点文味，神气地反问。

“昨天……”

“昨天庙会。”书生抢着说，颇有威仪。

“你们……”

“我们来逛庙会，没错。”

“我家小姐进香，你们两个小狗疯言疯语调戏我家小姐，打伤了两位随从趁乱溜走，可有此事？”

“不错，有这么一回事。”书生笑吟吟地一团和气：“不过，必须更正的是，那个什么汴京一枝花先对本公子眉目传情，而非本公子调戏她。好，你们是……”

“在下兄弟是范府的护院，奉范大爷所差，搜寻你们两个小狗，弄至范府让你们快活。”

开封范家，是本城十大豪强之一，为富不仁，交通官府，甚至与周王府的人搭上线，名列十大豪强之首。

本城的市民，暗地里将这位范轩宇范大爷，叫作犯不得，确也无人敢冲犯这位豪强。

范大爷有三子二女，美称汴京一枝花的范春燕范大小姐，是范大爷的长女，十七、八岁的大闺女满街跑，经常在郊区跑马，拳剑双绝，脾气火爆，谁冲犯了她的，保证灰头土脸。

本城稍有身分地位的年轻子弟，谁也不敢接近这位美丽的的女豪杰，所以十七、八岁还没找到稍像样的婆家。

只有那些不三不四的恶少纨绔子弟，愿意与她接近追逐裙下，她却不愿在这些恶少中选择郎君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似乎她并不急于找婆家。

姜步虚对府城附近的新鲜事，有相当广泛的了解，对于一些风闻与奇事秘辛，也喜欢探究来龙去脉。

他像一个冷眼旁观来世外的幽灵，注视着世间人事的浮沉，默默地隐藏自己，置身事外不参予足以引起注意的纠纷，一直不曾发生难以收拾的意外变局。

他并不认识范家的护院，在开封，那一家大户不豢养打手豪奴？

没有人手那能称豪道霸？

两个书生反而比两大汉神气，按理说，秀才遇着兵，两书生应该害怕躲避才合情理。

他避在一旁，有意看结局。

其实，大汉强横地推了他一把，心中难免有点不快，想看结果也是正常的反应，这是年轻人的劣根性之一。

“是不是范大小姐回心转意了？”书生笑容依旧，似乎不介意被人一而再的骂作小狗：“所以派你们请本公子上她的妆楼？妙阿！那就走，领路啦”

“哈哈……”大汉狂笑，巨爪一伸，要扣书生的右手脉门：“我带你走……”

“狗爪子挪开！”书生的折扇，反而敲中大汉的脉门，道：“无礼！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？”

大汉的手突然发僵，僵在当场张口结舌，状极可笑。

另一大汉一怔，突然醒悟。

“是练家子会制穴术！”大汉急叫，踏出一步猛地铁拳疾飞，一记黑虎偷心走中官兜胸强攻，居然拳风虎虎，有担任护院的充足本钱。

另一名书生却从侧方切入，伸脚轻轻一挑，靴尖吻上了大汉的右脚膝弯外侧。

身形一挫，铁拳落空，随即砰然摔倒，像倒了一条大牯牛。

“你也躺！”稍年长的书生招扇一挥，敲在被制住脉门的大汉肩尖上。

禁制骤解，大汉也倒下了。

引来不少闲人围观，喝采之声此起彼落。

两大汉一蹦而起，羞怒交加，怒吼着要拔藏在腰间的匕首行凶。

哗笑声中，两把刚拔出的匕首，突然落入一位英俊的年轻白衣人手中。

那是一个身材高壮的公子爷，所穿的月白长衫是绸制品，气概不凡，剑眉虎目颇具威严。

他腰带系着精致的荷包，有公子哥儿时兴的如意结系流苏饰物，一看便知是位身分地位不简单的公子爷。

谁也没看清变化，围观的只觉眼一花，白影乍现，一双手便分别夺过两大汉手中的锋利巴首，而且是肉掌握住匕首夺获的。

“滚！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”公子爷沉叱，信手将匕首向街旁的阴沟一丢：“你们两个猪一样的蠢货瞎了猪眼，居然胆敢在柏家的嘉宾前无礼，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，还不给我滚？哼！”

两大汉大惊失色，就凭对方赤手抓匕的手法，就令人心惊胆跳，怎敢再逞强？脸红脖子粗地慌乱的排开人丛，狼狈而遁。

“我猜，你是大名鼎鼎的李白衣。”少年书生明亮的星目中，有挑衅的神情：“似乎，你与开封柏家是对立的，没有理由把在柏家作客的人称为嘉宾，到底有何用意？我听你解释。”

“在下正是李白衣。”白衣人笑吟吟地说：“区区与开封柏家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迄今为止还说不上对立。他做的他的武林侠客，我做我的邪道大豪，在双方不曾发生利害冲突之前，相互保持尊敬是必要的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是邪道大豪，有权保护开封豪强犯不得，以免他受报？”

“呵呵！区区绝无此意……”

“你故意赶走两个恶奴，有意截断我进一步追究藉口，用意至为明显。”

“在下只希望不要在大庭广众间闹事而已，以免江湖朋友耻笑你尚义门的子弟，没有容人之量，堂堂许大门主的闺女，当街向奴才们挑衅，江湖朋友怎么说？我在保全你们许家的声誉，你明白吗？”

看热闹的人丛中，突然传出一阵狂笑声。

“大闺女才方便在大街追逐男人呀！”有人怪叫。

人群一乱，有不少人急急走避。

两个少年书生是假货，立即陷入恼羞成怒的困境。

李白衣背手含笑而立，笑容邪邪地。

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是有计划地将人逼上梁山。

姑娘们脸皮薄，年纪轻修养不够，发现上当已无法克制情绪，除了硬着头皮往圈套里闯之外，别无他途。

稍年长的假少年招扇一挥，向李白衣疾进，扇指处劲流山涌，疾逾电闪走中官探人。

另一假少年一声娇叱，飞跃而起，从人丛上空飞越，凌空猛扑向外溜走的两名大汉。

这两位仁兄，正是发出狂笑，与出言挖苦的人，从人丛中窜走的身法灵活万分。

假少年全神下扑，忽略了人丛中另有接应的人，飘落时纤手一伸，食

中两指虚空下点，无形的指劲发于体外，将八尺外的一名大汉点得向前一栽。

这瞬间，她也感到胁间一震，显然章门穴已被高手所制，双脚失去控制向下载。

李白衣背着丰不言不动，似乎有意等候摺扇及体而不加反抗。

假书生一怔，摺扇劲道倏收，扇骨前缘距李白衣的胸口七坎大穴不足一寸停住了。

李白衣邪邪地笑，毫不在意停在胸口的招扇。

“你在弄什么玄虚？”假书生怒声问。

“等你呀！”李白衣终于说话了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是我的了……”

“呢……”假书生身躯一震，招扇失手坠地。

身侧闪出一个青衫中年人，笑嘻嘻地一手挟住了她，挽了便走。

她想挣扎，却发现浑身已僵，想叫骂，却感到喉头发紧，虽能张口，但叫不出声音。

李白衣俯身拾起招扇，得意洋洋地独自离去。

站在街角看结果的姜步虚，犯了看热闹的大忌。

他是冲突发生时最先接触的人，应该放聪明些及早溜之大吉，以免引起双方的注意，但他却留在原地看结果，果然殃及了。

当假书生开始向李白衣递扇时，他便知道要糟。这许家的小姐冲动鲁莽，硬往布置了的圈套里钻，上当吃亏是必然的结果。

他刚想移动，却骇然一震。

两个黑衣中年人，出现在他左右，发出一阵刺耳的阴笑；两双饿狼似的怪眼死瞪着他。

他想转身溜走，免惹是非，但已来不及了，左右肩搭上了两双强劲的手，大拇指深深扣入肩井穴，可怕的劲道及体。

“咦？你……你们……”他不胜惊骇地颤抖着叫。

“你是尚义门暗中保护她们的人，没错吧？”制住他右肩的黑衣中年人狞笑着问。

“不！我……我不是……”

“去你娘的！”黑衣中年人突然一掌劈在他的耳门上，打击力相当沉重。

地方豪强与天下名流，身价是有差别的。

犯不得范轩宇，是开封的地方之豪。而尚义门名列天下四大名门之首，门主移山倒海许正衡，却是天下之豪，侠义道从所尊敬的高手名宿。

地方之豪固然身价比天下之豪低，但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，却是拥有强大实力的地头蛇，过往的天下之豪一些强龙，有必要投鼠忌器避免冲突。

本城的另一位侠义道名流，快剑柏鸿翔，也是名气相当高的天下之豪，与尚义门交情深厚；所以许门主的爱女，在柏家作客。

至于那位李白衣；可是大名鼎鼎的江湖十豪强之一，姓李，名叫白衣，绰号也叫李白衣，名头身价，与许门主相等，是江湖朋友极为害怕的邪道名人。

从外表看，令人决难相信他会是邪道的风云人物，不但像一位豪门公

子，更像一位才貌双全的猖狂书生。

大街上掳人，这是极为犯忌的事。目击的人中，必定有江湖朋友，风声一传出，必定掀起了狂风巨浪。

李白衣与范大爷，立即成了丛手所指的目标。

大南门范家，成了风暴中心。

快剑柏鸿翔的家在小南门，两家相距不远。

半个时辰后，身材魁梧的快剑柏鸿翔，带了八名子侄，佩剑劲装登门投帖。

范家气氛紧张，护院打手已经严阵以待；

门子领了客人直入大院，范大爷大开庭门降阶相迎，身后也带了八名随徒，瘦削的面庞绷得紧紧的。

“柏兄枉顾，无任欢迎。”范大爷打礼迎客，死板板地肃客升阶：“请，堂上相见。”

“范大爷不必客气。请。”快剑客气地让主人先登阶，脸上的神色相当难看：“来得仓卒，范大爷休怪柏某冒失。”

“好说好说。”范大爷领先便走：“柏兄如果慢一步，兄弟也将趋府往拜呢！”

“所以柏某不得不先来拜候。”

肃客登堂，双方再客套一番就座。

“范大爷或许已明白柏某的来意。”快剑首先便话上正题，脸上杀气渐盛：“咱们都是有身分地位有人，用不着拐弯磨角绕圈子说话。”

柏某要知道的是：当街设计掳走尚义门许门主的爱女许巧云主婢，是范大爷所授意呢？抑或是李白衣的主谋？为何？请坦诚相告，柏某洗耳恭听。”

“如果我说我毫不知情，已派出大量人手追查，柏兄是否相信？”范大爷郑重反问。

快剑脸色一变，虎目中冷电乍现。

“柏某要听范兄充分的可情理由。”快剑毕竟老于世故，不作正面答复。

“许姑娘在尊府作客，女扮男装满城游荡，在大相国寺看不惯小女跋扈，疯言疯语作弄小女，其实算不了一回事，小有芥蒂在所难免，但要我掳人出气，我还没有这么大胆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我不否认我认识李白衣，那是三年前在孟津的事。迄今为止，我与他还没见过第二次面，他是否真的悄悄抵达开封，我发誓绝没听到任何风声。”

“柏兄，这是最拙劣的嫁祸阴谋，咱们都被一群居心叵测的人陷害了，我已经派出大量人手加紧追查，请柏兄相信我。”

快剑怔住了，对方一口否认，如何提出证据与师问罪？

“柏兄，俗语说，一山不容二虎，你我正是开封最具有实力的人物，玩弄阴谋诡计的人，就希望你我发生不可收拾的冲突。”

范大爷继续陈明利害：“这件事除非你我衷诚合作，全力把他们的阴谋发掘出来，不然必定中了他们的诡计，互相残杀之后，就是他们的天下了。”

快剑不是不明事理的人，范大爷的分析也合情合理，当街亮名号掳人，本来就不合情理，即使一个没有身分地位的人，也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做这种

犯忌的事。

“好，我相信你，相信有人居心叵测，设下阴谋诡计暗算我们。”快剑的盛怒徐消，冷静下来了：“咱们分头进行，获得消息必须尽快通知对方，我就回去安排，先从现场详细调查。事不宜迟，告辞。”

“据目击的人相告，现场还有一个人被两个黑衣人打昏掳走了。”范大爷一面送客一面说：“那人还带了一只大包裹，咱们赶快在那附近调查这个人的底细？也许其中有所关联的。”

“好的，我的朋友也许已查出一些蛛丝马迹，我不信这些狗东西，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飞腾变化无影无踪了。”

姜步虚转了运，转了霉运，真有点不太妙。

在中州镖局干了四年，见过大风大浪，跑遍了半壁江山，运气一直就不错，没碰上大灾大难，几乎幸运之神一直就眷顾他。

刚辞工不到一个时辰，就一头钻入死神的手掌心。

幸运之神舍弃了他，走在大街上，居然祸从天上来，人的际遇真是令人迷惑，也许真的天心莫测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盆冰凉的井水泼醒了他。

首先，他看到老老少少五个人，其中包括打昏他的两个黑衣中年大汉。

五双怪眼恶狠狠地盯着他，每个人的脸上皆有可怕的狞笑。

他只有一个感觉，五头饿狼正对他这头小羔羊猛吞口水，张牙舞爪正要扑上向他撕咬。

谢谢老天爷慈悲，身上每一部分仍是完整的，除了耳门仍感疼痛之外，手脚都是完整的。

有一点不妙，又肩井被怪异的手法封死了穴道。

这是说：他的双手已失去活动自由的能力。

最后，他发现正处身在一处简陋的密室中，阳光从窄小的窗口透入，该是近午时分了。

他想：“两个假书生所受的待遇，可能没有他这么糟。”

一般来说，经过精密设计所获的目标，在设计人目的还没有达到之前，不会受到虐待的。

而他这个无关的无辜第三者，那就糟透了，唯一的可能，是杀掉灭口。

“你……你们……”他惊恐地叫，坐在壁根下直发抖，真像一个窝囊废。

“你先别慌，不要怕。”那位留了鼠须，生了一双三角眼的中年人，用明显的假冒伪善神态安慰他：“放乖些，把你们尚义门暗中保护许巧云的伙伴，详详细细告诉我们，我们保证不会为难你的。”

毕竟你是一个听候使唤的小人物，不需要你承担贵门的恩怨是非。呵呵呵……小兄弟，你贵姓大名呀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你……你们到底在说……说些什么？”他发着抖说：

“我……我叫姜步虚，一脚踏空上下没着落的意思。我……我老爹替我取这个倒霉的名字，注定我这辈子死活都没有着落……”

“少废话！”

“我是中州镖局的赶车伙计，掌了四年的鞭，今早才辞工，准备回老家改种庄稼过日子，正要进入小街我所租的住处，便被你们在脑袋上来这么一记劈掌。我虽然在镖局里赶车，可没练什么武功，你们……”

“去你娘的！少在我面前放泼。”中年人怒叱，三角眼冷电森森：“再胡说八道，就要你好看。”

“老天爷！生死关头，我那敢胡说八道……”

“给他一点颜色涂脸！”中年人怒喝。

一个黑衣人劈胸揪住他的领口，提起抵在墙上，一连五六拳捣在他的肚腹上，再用膝猛撞他的左肋，打得他鬼叫连天。

如果是换了普通的人，五脏六腑必定会震得离位，甚至会严重的内出血，也会断了三两根肋骨。

黑衣人哼了一声。手一松，他重新跌落壁根下，哼哼哈哈成了一团死肉。

“够味了吧？”中年人狞笑着问道：“再不招，就不止一点颜色了，保证足以开染坊，招！”

“天啊！你要我招……招什么？”他穷叫大嚷声嘶力竭：“你们可……可以检查我的包裹，可……可以向街坊问问看，或……或者向中州镖局……”

“再给他三分颜色！”

换了另一名大汉揍他，这位仁兄孔武有力、抓小鸡似的将他一阵损摔，一顿拳打脚踢，几乎存心要打散他一身骨头，拆掉他每一条筋肉。

终于，他昏死在墙根下。

第二盆凉水将他泼醒，他连呻吟的力量都消失了，口角流血，出气多人气少，睁大一双白眼直咽气，大概三魂七魄已有一半离了体。

“小混蛋，学乖了吧？”问口供的中年人，对他的可怜死相毫不动心，狞笑更可怕：“对付不招供的人，另有一套最灵光的手法，那叫做分筋错骨，非常非常的霸道，你是尚义门的子弟，该熟悉那种手法。现在，你愿招供吗？说！”

“老……天……爷……”他嗥声哀叫：“我……我姜掌鞭在……在开封，并不是无……人知道的陌生人……”

“用分筋错骨让他快活，他不乖。”中年人火爆地下令，先踢了他一脚。

两名大汉刚将他揪住摆平，刚准备上手。

他无神的双目一动。手指令人难觉地抽动了两下。

在一旁检查包裹的人，将衣裤杂物摆了一地。

“朱老哥，恐怕咱们真的掳错人了。”检查包裹的人抬头道：“尚义门的保镖，那会随身带着这些穷人使用的杂碎？”

“对，这小子确是走在两个假货的前面。”擒他的两名黑衣人之一说：“擒他不费吹灰之力。两个假货一直就毫无表示，很可能真的捉错了人。”

问口供的朱老哥眉心紧锁，凶狠地打量他片刻。

“是有点不对劲。”朱老哥冷冷地说：“这小子生年壮，确是没练过武，练了几天武功的人，不会这么窝囊，尚义门的子弟是颇为自命不凡的。”

“恐怕真的捉错了人。”检查包裹的人再次表示。

“是吗？”朱老哥三角眼中凶光暴射。

“问问中州镖局的人就知道了。”另一名大汉说。

“那有闲工夫去问。”朱老哥冷笑。

“那……”

“捉错了人，马上处理掉。”朱老哥转身便走：“毙了暂时丢入地窖，晚上再带出去埋了，快！”

“我送他上路。”准备上刑的一名大汉说，一掌劈向他的天灵盖。

朱老哥是为首的人，大概身分较高，所以有权下令杀人，因此领先向门外走。

到了开着的房门口，似乎感觉出身后有点异样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

对，是有点不对劲，怎么突然之间毫无声息了？似乎静得可怕。

蓦然心动，倏然转身察看。

老天爷！怎么所有的人全躺下了？

姜步虚躺在原处像是死人，而四个同伴分别摆平在四方，更像四具死尸，直挺挺地像是僵了。

“咦？你们……”朱老哥狂叫，一跃而回。

蓦地阴风乍起，地面散了的包裹杂物旋走，沙沙发声，抖散了的衣物飞起像的活物。

“有鬼！”朱老哥发疯似的狂叫，抱头转身狂奔。

噗一声响，天灵盖一震，人重重地向前栽倒，便失去知觉，也直挺挺地摆平在房中。

这是南郊的一座大宅，西端两里外的大官道，直抵四十徐里外的朱仙镇。

平时，很少有人经过这条通向大宅的私人通道，因此，大宅里发生任何事也无人得悉，陌生人离开官道踏入小径，便无所遁形。

这种大户人家远离道路的大宅，是策划罪案的好地方，隐密性最佳，几乎可以完全隔绝外界的干预。

大宅内有不少房舍，却没有多少人走动。

堂奥深处发生不寻常事故，除非附近有人，否则声息也无法外传。

姜步虚出现在另一座小院子，重整的包裹改为一只扁袋捆在胸腹前，找来一床棉被撕被单制成拖地的罩袍，头上一只布袋割了四个眼孔。

这时的他，已变成一个略具人物的庞大怪物。

从前面看，只看到眼孔的一双眼睛；从后面看，也可以看到两个眼孔，不论是从前面看或从后面看，都难以分辨前后。

房屋内部光线幽暗，即使是大白天日色近午，也视野朦胧，有些地方甚至白昼也需要点灯。

开封地势低，而风沙却大，秋冬之际，城北近河一面几乎有如沙漠，所以所有的房屋，采光并不比防风沙重要，大户人家的居室简直阴森森鬼气冲天。

他扮成这种妖魔鬼怪的形状，突然现身，真可以把胆小的人吓昏，世间不信鬼怪的人并不多。

那位凶残的朱老哥，武功必定超人一等，但一看四位同伴无声无息被摆平在地，看到莫名其妙的阴风乍起，竟然吓了个胆裂魂飞，糊糊涂涂也被摆平了。

他双手暗藏了两根凳脚。

任何平凡的物体到了他手中，都会成为致命的武器，凳脚本来就是短棒，用来揍人非常趁手而霸道，即使是村夫俗子，也可以用来打破人的头。

他沿着幽暗的通道，一跳一跳地进入同样幽暗的内堂，起落无声，仅可看到布帛飘动。

内堂有人声传出，循声寻觅轻而易举。

这座院子的内堂相当宽阔，有两列兼作门的大排窗，作为向内院采光的光源。

所以比通道要明亮些，反而妨碍眺望通道的视线，必须人进入堂门，堂内的人才能看到来人的形象。

共有八名男女，分三方据案高坐，一面品茗，一面商讨阴谋进行的步骤。

八名男女，都是面貌阴森，年纪约在半百左右的人，内室商谈，居然个个都佩带有随身兵刃。

上首主位是灰发如飞蓬，深目高颧鹰勾鼻，浑身散发出死亡气息的人，腰带上悬挂着笔囊，囊中必定盛有判官笔或魁星笔。

“现在，咱们按计行事，加强骚扰制造一些恐怖事件，姓柏的必定十万火急地派人赴郑州，把尚义门主拖来，让许门主往咱们的圈套里钻。

咱们报仇有望，公私两便，事了带着银子远走高飞，希望不要出差错。这几天，诸位必须提防暴露身分，以免日后祸患不已。”

这人得意洋洋的说着，似乎信心十足。

“有许老匹夫的女儿作饵，还怕许老匹夫不被咱们牵着鼻子往圈套里钻？”高坐左首被许姑娘叫作李白衣的人冷冷地说：

“当年华山正邪大决斗，许老匹夫刺了在下一剑，剑疤永在，刻骨铭心。这次，我要斗一斗他那把追电剑，一剑之仇，誓在必报。”

“你算了吧！小王。”右一席的穿花衣裙女人。叫李白衣为小王，四、五十岁的女人，居然穿了花衣裙：“你可不要难忘一剑之仇，而鲁莽冲动乱了章法。许老狗名列宇内十大剑客之一，他那把追电剑可绝壁穿铜，决不是我这种一流高手所能对付得了的，他是超等的高手。

你如果妄想与他决斗，你送命不要紧，咱们也跟着倒霉，明理些好不好？”

“毒蝎五娘所言不差，王老弟。”另一位金刚型巨人拍拍李白衣的手臂善意地说：“咱们如果真有与他决斗的能耐，还用得着花半年的时光，召集有志一同的朋友，费尽心机等候机会计算他吗？”

“有件事诸位必须留意。”为首那位发如飞蓬的人，拍拍手引起众人的注意：“决剑柏鸿翔与四海镖局的局主神弹周永泰，面和心不和不曾插手。

但与中州镖局的局主多臂熊熊天豪，保持颇为莫逆的交情，熊局主吃刀口饭为人持重，不会因身事外而得罪江湖朋友。

诸位如果不小心，无意中惹上了中州镖局的人，那么，熊局主就会带了他一身霸道的暗器、帮助姓柏的对付咱们了。

因此，诸位的招子务必放亮些，避免与中州镖局的人发生纠纷，以免加树强敌，至要至要。”

“没有什么好怕的，陈老哥。”唯一年轻些打扮颇为高贵艳丽，佩了一把狭锋饰剑的女郎朗声说：“咱们的人手够多了，江湖十豪强来了三位，还有冒充李白衣的王秀士、足以把开封闹个天翻地覆，正好趁机拔除四家镖局，日后咱们的同道朋友，日子也好过些，不是吗？”

陈老哥苦笑道：“桃花仙史，你可不要节外生枝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很了不起，也是江湖十豪强中唯一的女豪。

你要知道，咱们受托铲除柏老狗，趁机公报私仇一并除去尚义门主一举两得，闹得太大，保证不可收拾，只要有一个人暴露身分，咱们日后谁也休想有好日子过。”

“对，你们已经没有好日子过了！”堂口突然传来刺耳的，似乎不带人味的怪嗓音。

八个男女，几乎同时惊跳起来。

庞大的灰色怪物，堵在堂口鬼气冲天。

“桀桀桀……”怪物的可怕笑声，令人闻之毛发森森，心胆俱寒。

八男女火速离座，在堂下半弧形列阵。

“该死！”陈老哥沉叱：“什么人？胆敢在这儿装神弄鬼，班门弄斧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亮名号！”

“桀桀桀……”怪物的怪笑连绵不绝，一直不曾停顿，似乎不需换气。

一声暴吼，一名中年人双手齐扬，电芒破空，共飞出六把回风柳叶刀，向怪物连珠攒射而来。

同一瞬间，桃花仙史彩裙飘飘，随连珠飞刀之后电掠而出，绛袖交挥中，桃色淡雾激涌，空间里，流动着醉人的桃花幽香。

另六位高手，也同时撒兵刃。

怪物仍在桀桀笑，六把飞刀旋飞而至，在怪物稍向上抬，似手非手的布帛轻拂下，六把回风柳叶刀回头反飞，速度陡然增加了一倍。

怪物的袖形布帛再次拂动，阴风乍起有如狂飚，桃花飞雾也同时回涌。

“滚！”怪物的叱声震耳欲聋。

手脚箕张随雾扑到的桃花仙史，首先右小臂挨了一棍，强猛的震力，将身躯扭转，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。

她那诱人犯罪的丰臀也挨了一下重的，身不由己向侧飞抛而起，摔倒在堂下直滚至壁根去。

已撤出兵刃的六个人，以及发射飞刀的那位仁兄，却吃足了苦头。

六把被歪风刮得回头反飞的回风柳叶刀，幻化为六只会交叉飞舞的光环，飞行的破风锐啸慑人心魄，把七个人笼罩在飞舞的威力圈内。

刀、剑、笔、钩狂乱地击打可怕的激射回转光环，有三位仁兄仁姐一击落空，被光环从肩外或肋下掠过，衣裂肌伤狼狈万分。

“扯活！”陈老哥狂叫：“是多臂熊……”

声未落，人已仆倒，间不容发躲过反旋而回的另一把飞刀，奋身急滚，撞倒了大排窗，逃入阳光普照的小院子，亡命飞逃。

“桀桀桀……”怪物的笑声如在耳后。

“我跟你拼了！”陈老哥厉叫，大旋身一笔吐出，身笔合一全力拼命强攻。

一笔走空，身后没有人，还来不及收招，脑门便挨了一棍，眼前一黑，便失去知觉。

失去知觉的前一刹那，看到窗下躺着一男一女两位同伴；女的正是毒蝎五娘。

老家伙心中明白，同伴可能一个也没逃出怪物的手下。

两个假书生被蚊筋捆住双手。吊在秘室的屋梁下，仅脚尖可以及地，身柱穴被制住，毫无挣扎的力道，被吊得天昏地暗。捆索其实不是真的蚊筋，而是被泡制成半透明的牛膈皮条，韧性奇大，通常用作弓弦，或者作为木匠

使用的工具钻洞机转动绳。

假使泡了水再捆人，那就愈捆愈紧，铁打的人也吃不消，保证皮开肉裂。幸而捆她们的人没将蚊筋浸水，不想过早要她们的命，要留她们作诱饵。

正感到昏昏沉沉，心中绝望，突然听到轰然一声大震，沉重的密室门崩倒了。

定神一看，只感到胆裂魂飞。

怪物站在室门外，那可怖的形状真令人作恶梦。

一跳，再一跳，怪物出现在眼前。

“哎……”稍年长的假书生尖叫，她是许门主的女儿许巧云。

怪物的布帛一动，一只手挟住了她，另一手猛地一拉，可禁得起切割的蛟筋竟然应手而断。

“何处被制？”怪人放下她问。

谢谢天！是人声而不是妖物，语气柔和，蛮悦耳的。

“身……柱穴……”她站立不牢，往下倒。

怪人手急眼快扶住了她，轻柔地将她仆伏在地，接着解下假书生侍女小茜。

略一探索，怪人断然用催气疏经手法解了穴道。

“你们听清了。”怪人退在一旁郑重地说：“宅中的人，全被在下弄昏了，凶残的人成了白痴，其他的人罪不至死。所以，你们决不可杀人，你们答应吗？”

“恩公是……”许巧云仍然站不牢，摇摇晃晃虚弱地问。

“不要问在下的来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不要可是，答应吗？”

“我决不残害他……们……”

“我信任你。这里是城南郊，赶快回城，你们的人应该搜到城外了。”

“我们的人？”

“对，柏家的人。小心了。”

“恩公请留步——”

可是，怪物像闪电般出室，一闪不见。

“老天爷！他……他是人还是鬼？”侍女惊呼。

“没知识！”许巧云精神来了：“鬼会救我们吗？”

“人，那有这么庞大怪异的？”

“鬼也不可能有这么庞大呀！快走，先找兵刃。哼！我一定要查出到底是些什么人计算我们。”

2

陈留县城，在府东南五十余里，骑快马要不了两个时辰，往来十分方便。

这座小小的城池，比一座大庄集大不了多少，却是历史的名城，县境散布着不少古老的市集，以及历史久远的古老家族。

北门外汴河旁的姜家庄，就是众多古老家族之一，虽然庄子并不大，仅百徐户人家，人丁似乎并不旺。

在这里大平原地带，历代兵连祸结，几乎每一次兵祸都被波及的城镇。

人丁不旺几乎是正常的现象，天灾人祸，一死就是上千上万，而太平盛世却又保持不了多少年。

庄东姜二老爹总算能保持家道不致中落的局面，两三百亩地，养了两儿一女，长子已经成家，有了孙儿，一家和乐安份守己，甚获族人的尊敬。

庄东北角有一座汴河神祠，由附近的田庄村集供香火，名义上由姜家庄照料管理。

因此各处村集前来求神祈福的人，多少与姜家庄的人熟悉，甚且沾亲带故，姜家庄自然而然地成为香客的接待站，人人好客蔚成风气。

神祠有两个香火道人，其实他们不是天师道的法师，而是管理祭招的管祠执事，只不过民间一般世俗的称呼习惯上，把他们叫成香火道人而已。

首席管祠人是个右脚微跛，年届古稀却精力仍旺，满肚子文章曲故，但一天说不了三句话，似乎颇有道行的样子。

大概一些所谓有道高人，就是这付德行。

乡人不管他是不是老道，都称他为蔡道人，尽管他一点也不像一个天法道法师。

蔡道人与姜家往来最密切，与姜二老爹是廿年的酒友，与其他村民却甚少往来。

姜二老爹是本庄的老好人，年轻时曾经外出见世面，据说在南京做过粮商，经销南方的米，而非北方的麦，安安份份赚了几文。

由于见过世面，在本庄颇获庄中子弟的尊敬。

姜二老爹家中，有静室，有书房，私塾里那两位有秀才身分的老夫子，读的书未必比姜二老爹多，书房的书千奇百怪，泰半被读书士子称之为闲书杂著。

姜二老爹有两个儿子，姜步虚是老二，由于田地不多，通常由地由长子继承，次子必须另行设法买田产；不然分家之后只能替兄长种地。

姜二老爹也是排行第二，目下的所有田产，全是他在外地努力经商所赚来的。

所以，姜步虚没满十八岁，就已经离家在外见世面了，一年后返家，一事无成。

满十八岁，他到府城另谋出路，快快活活当了四年掌鞭，还真赚了不少辛苦钱。

府城的人，包括中州镖局的豪客镖师，都以为他是本地人，却不知道他老家是在邻县陈留。

其实陈留距府城只有五十徐里，也可以算是本地人了。

姜步虚扮妖怪救了许姑娘，便无牵无挂地徒步返乡与家人团聚。

不过，在他看来，这四载闯南走北的掌鞭生涯，算是正式结束了，所以走得心安理得无牵无挂，府城所发生的风波与他无关。

这天午夜时分，他出现的神祠后面，蔡道人所住的静室。另一位香火道人，则住在祠左的小屋内。

静室真的静，似乎空无一物，地面铺了一层细沙，走在上面软软柔柔

地。

两个蒲团，两人南北对坐，中间是唯一的家具；粗木板制的矮长案。

一灯如豆，阴森的气氛充满全室。

“一点消息都没有？”蔡道人的声音也阴森森地，与平日祥和的神情判若两人。

“启禀师父，没有任何线索，”他沉静地说：“上个月在崤山，找到两个曾经在荆山撼天寨落草，担任小头目的老贼，目下沦落为管草料的人。”

“他们怎么说？”

“他们只知道廿二年前那一天，三位寨主同时失踪，大寨主雷霆大天尊一家老少似乎平空消失了，上千喽罗群龙无首，不数天便风消云散，各谋生路。

两个老贼一度曾经进入汉中投奔汉中贼，老了才逃回河南，无处落籍只好在崤山贼割草养马了。”

“难道他们没听到一些风声？”

“他们确是一无所知，猜想是被某些可怕的仇家高手，神不知鬼不觉混入山寨，把三位寨主秘密处决了。”

“废话！没有人能神不知鬼不觉，要得了雷霆大天尊的命。”

“上次徒儿在巴蜀、成都以南的峨眉、三峡荆山一带，扮了一年采药人，几乎跑遍了所有的盗窟山寨，那些强盗们互通声息，消息灵通，也都不知道撼天寨事故的任何线索，两个老小贼捕风捉影乱猜测，难怪他们。”

“他一定躲在某一处地方。”蔡道人恨恨地说。

“天下太平，天底下到处都可以容身。”他苦笑：“就算他不隐姓埋名，穷乡僻壤的平民百姓，谁知道雷霆远是廿徐年前，湖广荆山的山大王，撼天寨的大寨主雷霆大天尊？”

“他一定隐姓埋名了”。蔡道人肯定地说。

“廿余年，不是短日子，假使他是个怀有豪情壮志的人，廿余年岁月漫漫，豪情壮志恐怕已经销磨净尽了，甘于隐姓埋名不做出岫之云，想找到他的确不是易事。”他有点沮丧，呼出一口长气。

“你不再帮我了？”蔡道人语气萧瑟。

“徒儿还没有放弃的打算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改弦易辙。”

“随留走遍大河两岸，奔忙四载也毫无讯息，你……”

“以江湖人面目，邀游天下。”他想起这次府城的变故：“从身怀奇技异能的人物着手，很可能找出乾元大真力与天雷掌的线索。”

“唔！有此可能。”蔡道人欣然说：“我还是一句老话，查出下落，务必赶回告诉我。”

“师父，能不能让徒儿概略了解，师父找这个人的原因……”

“你不必知道，那是我与他的事。”蔡道人语气坚决，极为冷森。

“徒儿将尽快的动身。”他不敢追问下去：“一有消息，全力追查，获知下落，立即兼程返报。”

“一切小心。”蔡道人语气不再冷森：“为师一脚已残，已失去奔波天下的精力，一切得靠你自己。江湖鬼喊，波诡云谲，稍一大意，万劫不复。”

“徒儿自当加倍小心，谢谢师父教诲。”

开封正邪再起风浪的事件，轰动江湖。

与范轩宇勾结的几个主谋，已经查出来了。

假李白衣，是无双秀士王士秀，黑道的狂妄高手。

主事人是魔道的凶残名宿，点龙一笔陈伟。

两个女的：臭名满江湖的毒蝎五娘杨春艳，与最年轻身价最高的桃花仙史史芳华。

一是用毒专家，一是使用迷香的高手而且名列江湖十豪强之一。

点龙一笔也是十豪强。

还有一个身材高大天生神力，敲诈勒索专家门神欧礼。

事情的经纬并不复杂，身分一露就真相大白。

十年前江湖大乱，曾经掀起狂风巨浪，正邪双方在华山苍龙岭大决斗。

无双秀士与点龙一笔，皆曾经败在许门主的追电剑下，仇怨牵缠，抓住机会就不择手段报复，这种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。

不平凡的是，主谋人竟然是开封十大豪强之一的犯不得范轩宇。

事发后的当天，范家一门老小匆匆逃出大南门，在问罪的快剑柏鸿翔率人登门的前一个时辰逃掉的。

范宅只留下几个奴婢照料，一问三不知。

无双秀士是唯一被许姑娘带回的人证，囚禁主婢俩的人宅是犯不得的城外别业之一，留吓五个成了白痴的人，问不出任何口供，

当天晚上，无双秀士逃掉了。

所有的人，都在有意无意地追查那位扮鬼怪的人是何来路。

快剑柏鸿翔是开封天下大豪之一，消息灵通眼线甚多，终于查出那天同时被掳的人，是中州镖局刚辞工的大掌鞭姜步虚。

按常情，姜步虚可能已经遭到不幸了，尸体虽没被发现，谁都可以估计一个被波及的小人物，其结果和下场不问可知。

但有些人却不作此想，有相反的意见，假使不是被误掳的，真象如何？同谋？诱饵？媒子？

快剑柏鸿翔，就是持这种相反意见的人之一。

一个所谓豪强，决不是受人尊敬的名流仕绅，想称豪称强，必要的条件是拥有爪牙，有助声势的朋友，有势力范围，所做的事难免脱法霸道。

犯不得之所以与外人同谋，问题就出在两虎不相容，双方都住在大南门小南门，地盘近邻甚至重叠，难免涉及利害冲突，找到机会就想假藉外力除之而后快，才闹出这次出了人命事故。

豪强们有自己的处事标准，有自己的看法，自然与那些弱小人士的标准和看法不同。

快剑认定姜步虚有吃里扒外投效犯不得的嫌疑，心中有了成见，并不因为找不到姜步虚的尸体死无对证，而改变自己的看法。

所以他的爪牙奉命追查犯不得的去向，也积极寻觅姜步虚的下落。

姜步虚所租的房舍还没办妥退租手续，一些家具也还留待处理。

不分昼夜，皆有人秘密监视这间小街内，位于贫民区的小小土瓦屋。

姜步虚并不了解豪强们的想法，就在风风雨雨中回到府城。

这天未牌时分，他背了包裹，穿了一袭宽大的青长衫，一身光鲜，与

往昔穿短褐衣贫民服完全不同，风尘仆仆踏入小南门。

大南门是南北六官道所经处；小南门则是另一条通归德至南京的官道，这条官道第一站便是陈留县，所以他回府城必须走小南门。

快剑的大宅，就在小南门内。

在府城混世的城狐社鼠，对四大镖局的人多少有此认识

镖局算是江湖行业中，最受人尊敬的行业，名列白道的代表，地位仅次于公门人，论声誉却又在公门人之上。

混混们对他这位中州镖局的名掌鞭，并不算陌生。

还没进城，便被眼线盯上了。

他真不该穿得人模人样，准备改变身分，反而引起有心人的怀疑。

数由前定，合该他走上豪霸的道路。

本来，他打算以江湖游侠的面目在江湖邀游，毕竟他曾经在镖局混了四年，对白道与侠义道多少怀有二五分敬意。

游侠可称为侠义道，侠义道与白道是有分别的，甚至有些时候，双方曾刀剑相见。

侠义道英雄，所做的事合情合理，但大多数不合法，法所不容就会有冲突是非。

快剑就是侠，以武犯禁的侠。

严格地说，开封十大豪强，都可以称之为地方的土豪恶霸，距侠的要求标准还差了一大段距离。

所以，快剑有不少打手狐犬，这些人狗仗人势，那将一个混口食的大掌鞭当人看？

开始是两个打手跟在身后，然后是四个、六个，进了城，人数已增至八个。

他脱险之后，暗中留意许姑娘主婢的动静，证实许姑娘仅问出口供，带走了假李白衣，依约并没伤害其他的人，便直接带了行囊返回陈留故里，并不知道府城以后的变故风波。

这时重返府城，怎会知道有人要计算他？

街上行人往来不绝，一个从不与人结下深仇大怨的人，怎会介意身畔的路人是谁？他连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，背着包裹神情愉快沿街昂然赶路。

扑扑两声闷响，双脚一震，他向前一栽。

双腿的膝弯，被两个打手在身后飞脚扫中了，打击力十分猛烈，几乎踢断了他一双腿。

即使是内家先天气功练至十成化境的人，不运功同样是血肉之躯，也禁受不起沉重外力的打击。

一个好梦正甜的地行仙，同样禁受不起弱不禁风的人持棍一击敲破脑袋，他也不例外。

立即出现另两个人，反扭双手架起了他，往街右的小巷子一钻，避开了行人众多的大街上。

八个人围住了他，摘下他的包裹，将他抵在一处院墙上，八双饿狼似的怪眼，凶狠地盯视着他。

他感到一头雾水，更感到膝弯脱力筋骨欲折。

“可找到你了！”打手头头向他狞笑着说，语气凶狠充满不吉之兆。

“你……你们是怎么……怎么一回事？为何找我？”他强按心头怒火问。